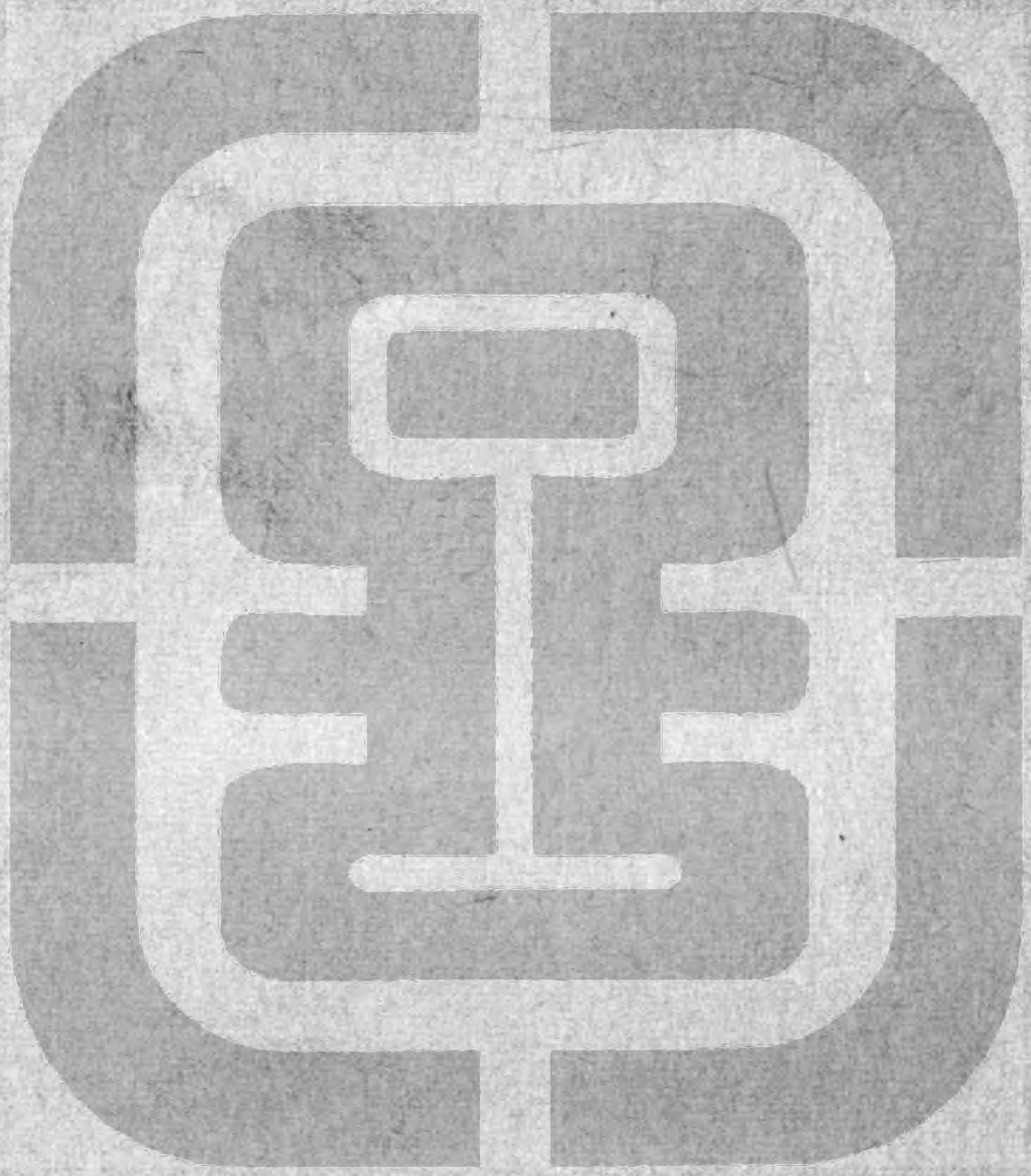

志十二至十七

禮下

食貨一

刑罰

靈徵上

魏書 二十三

卷一百八下至一百十三上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

禮志四之三第十二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齊郡王簡咸陽王禧河南王幹廣陵王羽潁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尚書事東陽王丕侍中司徒淮陽王尉元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詣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斷絕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揫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

協大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
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
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
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
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
雖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廢
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
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
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吉不必終喪此乃
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
遭罔極之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絕軌
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
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在予之深責
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
昨奉侍梓宮猶悕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
等頻煩上聞仰申誠欵聖慕惟遠未垂照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
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爲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爲心
故萬機在躬周康弗獲中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
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叡聖淵識慮及始終明
誥垂於典策遺訓備於末命聿修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
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
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倍增
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
在心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詔書述遺誡之旨昭違從之義遵

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
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號倍增摧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
心之至不敢不陳咸以爲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
莫重於萬幾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已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
是以二漢已降逮於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
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爲之法行之於有爲之辰文質不同古今
異制其來久矣自皇代革命多歷年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
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
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既明遺誥
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之誠
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釋經帶永思纏綿滅性幾及百
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
以感徹上靈貫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redacted]咸畢日已淹月仍不
卜練比之前世理爲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愍億兆悲惶
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土
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之禮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既
而帝引見大尉丕及羣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
右詔尚書李沖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
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
內崩摧丕對曰伏奉明詔羣情把絕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
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
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
世祖高宗臣所目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
聞所傳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

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
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詔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
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既不能待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
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
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
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
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重
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
高閭等公且可聽之高祖謂明根曰朕丁羅酷罰日月推移山陵
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聞所奏倍增號哭前
者事逼山陵哀疚頓弊未得論敘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
表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宮匍匐筵几哀號痛慕

情未暫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聖人制卒
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
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冊
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
心伏增悲悚高祖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
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
立故身襲衮冕以行即位之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沈臣
義不洽天下顒顒未知所倣故須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
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悔易之情踵以爲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遵
也朕少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誨雖自蒙
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
洽四方化行萬國仰稟聖訓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

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損喪紀圮壞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既遠事難襲用漢魏以來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爲即位之際有所逼懼也良是君臣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謁高祖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之基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殞滅豈從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告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遺絕萬機荒廢政事羣臣所以慺慺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失尊誨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適時事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取焉祕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絕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今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之心兆庶所願高祖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譏前代朕所以眷戀哀絰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內外相稱非虛加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於衷而欲

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答故不復重論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嘿嘿在念不顯所懷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雖無丁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嫌諸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鋭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爲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苦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機無闕庶政得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高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奈何令朕獨忍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已以寬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寬朕欲盡罔極之慕何爲不可但逼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爲可爾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唯望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終忌日情結差申祭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

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比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正歲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誥之意何待期年高祖曰冊旨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衆務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期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倮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爲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爲諭今親表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于奏李虎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誣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至聖心甲已申下之意寧可苟順沖約之旨而頓絕創巨之痛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稱春秋蒸嘗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聖言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恃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絕豈忍身襲衮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久廢廟饗高祖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前告脫至廟庭號慕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

臣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自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式虧三年之喪有缺朕謂服美不安先賢有諭禮畢居喪著在前典或虧之言有缺之義深乖理衷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實如明旨臣等切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爲非禮及錄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腸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顯豈宜衰服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慺慺之願高祖曰恩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會參之孝曠代而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爲既葬即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侔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因風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刱萬務惟始朕以不德冲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事經綸內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輯穆上代以來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擬則從衆議堯雖棄

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其徂也猶四海遏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寧忍從其常式況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即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萬國尋事求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典惟願除衰即吉親理萬機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緝穆民庶晏然江南有未寘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絰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大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人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啟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萬機以從遺旨興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臣等伏尋淵默不言則代政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衰服之旨東陽王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西攘惡於北貝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太尉國老言先朝舊事誠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來大禍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縱即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

萬得之一矢未可以爲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情未忍從遂成往復追用悲絕上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曰公卿屢上啟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塟即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諭所懷今依禮旣虞卒哭剋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旣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衰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是日高祖及從服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遑感不飯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便及此期覽以摧絕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義筮曰永吉旣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丁亥高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大官駙馬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升廟旣出監御令陳服訖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升列於堊室前楣侍中南平王馮誕跽奏請易服進縞冠皂朝服革帶黑屨侍臣各易以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屨遂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羞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無變高祖薦酌神部尚書王諶讚祝訖哭拜遂出有司陽祥服如前侍中跽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屨侍臣去幘易帽羣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尚書游明根升廟跽慰復位哭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蕭賾使并雜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旣

而出帝出廟停立哀哭久而乃還十月太尉丕奏曰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於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王諶既是庶姓不宜參豫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舊式不敢不聞詔曰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遵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王制禮職司有分移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局專委大姓王諶所司惟贊板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縞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是年高麗王璉守蕃東隅累朝貢職年踰期頤勤德彌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將爲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久廢不可卒爲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爲盡一哀以見其使也朕雖不嘗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敕備辦事如別儀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幕越席爲次侍臣侍哭壬申高祖以忌日哭於陵左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監玄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

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爲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爲衰而不裳免而不絰又無腰麻繆垂唯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爲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細錦即大帶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腰絰存焉又曰童子無緦服鄭注曰雖

不服緦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緦猶免深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傅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餕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奄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女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以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緦之經輕猶有經斬重無麻是爲與輕而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衽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衽之衰去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於已而立制於人是爲違制以爲法從制以誤人恕禮而行理將異此詔從其議

卷一百八之三　禮志四之三第十二終

吳興劉氏嘉業堂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禮志四之四第十三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爲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舍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爲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

吳興劉氏嘉業堂

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爲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爲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年嫡孫朞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朞爲允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下每條標列逮於庶人舍而不述比同士制起後疑也唯有庶人爲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其識咸感承重主嗣寧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襲末代僭妄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爲嫡孫者豈祖以嫡服已已與庶孫同爲祖服朞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廟士也假令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爲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寤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

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祿也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覩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令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爲第十六品也豈得爲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邕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爲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與滅國繼絕世士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且金貂七毛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祿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爲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議詔曰嫡孫爲祖母禮令者處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依律結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駮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更祥辨珍又上言案士虞禮三年之

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閒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爲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爲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謂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閒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黃裳則是禫祭貴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答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樂耳而較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駮禫復焉施又駮云禫中鼓琴復有罪乎然禫則黃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駮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閒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寔爲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何忽忽者哉下府愚量鄭爲得之何者禮記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尚遠寧戚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校尉程猗賛成王肅駮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上言於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

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
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而通玄說者如猗之意謂鄭義廢
矣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禫解三驗以鄭禫二十七月爲得
猗及王肅爲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爲衷晉武從之王杜之
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
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還從前處鴻又駁
曰案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
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煩其本非貪榮求位而欲
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且三年之喪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
以中爲閒王杜以爲是月之中鄭亦未爲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
非聖意既諸儒探賾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許猛
之駁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贊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

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琴成笙歌者以喪事既終餘哀之中可以
存樂故也而樂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爲樂樂必使工
爲之庶民凡品於祥前鼓琴可無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爲貴士亦
及凡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曾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則
可矣爾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
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
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黃裳綵纓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
數之內也衰絰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
大祥之後不爲喪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尚遠曰
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爲忽忽於戚之理合
在情責便以深衣素縞之時而罪同杖絰苦由之日於禮憲未允
詳之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斬焉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又

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應告之以禮遣還終月便幸彼
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
不合刑忽忽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平原
郡開國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
吹不請下禮官議決太學博士封祖胄議喪大記云朞九月之喪
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
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
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
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間尚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雖復
功德樂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於
王服皆有厭絕若尊同體敵雖疏尚宜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
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國子助教韓神固議闕可以展耳目
之適絲竹可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貴縣有哀則廢至若德儉如
禮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鍚鸞爲行動之響列明貴賤非措
哀樂於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爲允兼儀曹郎中房景先駮曰
案祖胄議以功德有喪鼓吹不作雅哲議齊衰卒哭簫管必陳準
之輕重理用未安聖人推情以制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
奠於神宮襲衰麻而奏樂大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以求豈制禮
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朞何以爲斷或義
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
殯之後義不闕樂案古雖有尊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
何典然君之於臣本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隱惻是以仲遂卒
垂笙籥不入智悼在殯杜蕢明言豈大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

固等所議以爲笳鼓不在樂限鳴鐃以警衆聲笳而淸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諸正典未爲符合案詩云鐘鼓既設鼓鍾伐鼛又云於論鼓鍾於樂辟雍言則相連豈非樂乎八音之數本無笳名推而類之簫管之比豈可以名稱小殊而不爲樂若以王公位重威飾宜崇鼓吹公給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石之賞鍾公勳茂蒙五熟之賜若審功膺賞君命必行豈可陳嘉牢於齊殯之時擊鍾聲於疑祔之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學今問所歸宜明據典謨曲盡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總議並申無所析剖更詳得失

據典正議祕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封祖胄等重議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爲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蓋欲兼賞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年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其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顯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爲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迹理節情愚謂爲允詔曰可從國子後議

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詔禮官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傳曰

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
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厭不得申其罔極依禮大
功據喪服厭降之例並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既捨六宮之稱加太
妃之號爲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朞不得以王服厭屈
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包於此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
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以仰厭先帝
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
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頗會禮意清河國郎
中令韓子熙議謹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妻傳曰
何以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以一國之貴子猶
見厭況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降
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
之卑賤不得仰匹親王正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士非列
土無臣從服今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服
朞囂昧所見未曉高趣案不杖章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所
以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朞臣亦同朞也明臣之後
朞由君服斬若由若服斬然後朞則君服大功安得亦朞也若依
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
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
朞渾雜一圖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
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以朞此乃據殘文守一隅
恐非先聖之情達禮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闇寺
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細經裁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天

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闇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也議者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包於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案服問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而大傳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若從輕而重不獨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服問之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從君不得包於此矣若復有君爲母大功臣從服朞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爲母大功臣從服朞何爲不備書兩條以杜將來之惑而偏著一事爾結今日之疑且臣爲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爲皇姑既非徒從雖公子早沒可得不制服乎爲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遙域過朞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許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朞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思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醮終身親義既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厭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屬大功不可過從以朞所以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儻或在此必以臣妻相準未覩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請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憂巨創之痛臣之爲服從君之義如何君

至九月便蕭然而即吉臣猶朞年仍衰哭於君第創臣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朞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談耳嬴氏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傍以定罪禮闕舊文定準類以作憲禮有朞同緦功而服如齊疏者蓋以在心實輕於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詳諸二途以取折衷謂宜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蹔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矣尚書李平奏以謂禮臣爲君黨妻爲夫黨俱爲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司空臣懌自以尊厭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玄注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既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則是其例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懌今自以厭故不得申其過隙衆臣古無疑厭之論而有從輕之據曷爲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及景林等議尋詔曰比決清河國臣爲君母服朞以禮事至重故追而審之今更無正據不可背章生條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遠禮緣人情遇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既蠲除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與詹事王顯中庶子侯剛奉迎肅宗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哭踊久之乃復王顯欲須明乃行即位之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

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黃門曲
集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部
尚書中庶子裴儁兼吏部郎中書舍人穆弼兼謁者僕射光等請
肅宗止哭立于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向哭十數聲止服太子
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跽受服皇帝衮冕服御太極前殿
太尉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官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
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
在至如前賢往詰商搉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
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論議紛綸理歸羣正莫
不隨時所宗各爲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
專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文四海畫一者
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闕巷之容出入閨門
之度尚須疇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帝著在通決辯答乖殊證
據不明即詆訶疵謬糾劾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
未聞有皇王垂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
流風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脩稽考古今莫專其任
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
爾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爲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
期聖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爲蕃國不知兩服
之證據何經典俄爲舛駁莫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茲已
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
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爲則況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
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官台傅備位喉脣不

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誚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顯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爲條例庶塵岳沾河微酬萬一靈太后令曰禮者爲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議事在張普惠傳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于瑤光寺肅宗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徵符月晷方融壺化奄至崩殂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及翁虩定難是賴謨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爲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案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魄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庭局狹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遷奉接義成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絕輒準故式立儀如別內外羣官權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

十一月侍中國子祭酒儀同三司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案喪服記雖云改葬總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鄭及三重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玄者少今請依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總案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尊也今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爲姑不得過朞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總自餘王公百官爲君之母妻唯朞而已並應不服又太常博士鄭六議云謹檢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總鄭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總三年者總則朞已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總之旨謬三月之言

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緦既葬而除愚以爲允詔可

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則朋友有期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朞不舉樂也孔子既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毋言師祖之尊是則一朞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爲大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喪未葬杜蕢所以諫晉平公也今相國雖已安厝裁三月爾陵墳未乾懌以理證爲然乃從雍議

孝靜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時祕凶問六日孝靜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及將空中練齊文襄王請自發喪之月帝使侍中陸子彰舉詔三往敦喻王固執詔不許乃從薨月

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燿兵示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爲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陳凡十餘法跽起前却莫不應節陳畢

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盛觀自後踵以爲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於廟丙申高祖臨光極堂太子入見帝親詔之事在恂傳六月高祖臨光極堂引見羣官詔曰比冠子恂禮有所闕當思往失更順將來禮古今殊制三代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三誤今中原兆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至衛以同姓之國問其季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地降神或有作樂以迎神胙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朕以爲有賓諸儒皆以爲無賓朕既從之復令有失孔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頠作冠儀不知有四裴頠尚不知卿等復何愧

正光元年秋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既冠拜太廟大赦改元官有其注

輿服之制秦漢已降損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分崩之後典禮之用故有闕焉太祖世所制車輦雖參采古式多違舊章今案而書之以存一代之迹

乘輿輦輅龍輴十六四衡轂朱班繡輪有雕虬文虎盤螭之飾龍首銜扼鸞爵立衡圓蓋華蟲金雞樹羽蛟龍游蘇建太常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郊天祭廟則乘之

乾象輦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階雲罕山林雲氣

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爲飾者皆亦圖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大樓輦輈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綵輿輦輅同駕牛一十

小樓輦輈八衡輪色數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廟亦乘之

象輦左右鳳凰白馬仙人前却飛行駕二象羽葆旒蘇龍旂旍麾其飾與乾象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廟之副乘也

馬輦重級其飾皆如之繢漆直輈六左右騑駕天子籍田小祀時則乘之

臥輦其飾皆如之丹漆駕六馬

遊觀輦其飾亦如之駕馬十五匹皆白馬朱髦尾天子法駕行幸巡狩小祀時則乘之

七寶旃檀刻鏤輦金薄隱起

馬輦天子三駕所乘或爲副乘

緇漆蜀馬車金薄華蟲隱起

軺軒駕駟金銀隱起出挽解合

步挽天子小駕遊宴所乘亦爲副乘

金根車羽葆旒畫輈輪華首綵軒交落左右騑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籍田先蠶則乘之長公主大貴公主封君諸王妃皆得乘但右騑而已太祖初皇太子皇子皆鸞輅立乘畫輈龍首朱輪繡轂綵蓋朱裏龍旂九斿畫雲棧皇子封則賜之皆駕駟又有軺車緇漆紫幰朱裏駕一馬爲副乘

公妃車緇漆紫蓋朱裏畫輈朱雀青龍白虎龍旂八斿駕三馬軺車與王同

侯車與公同七斿紫蓋青裏駕二馬副車亦如之
子車緇漆草蠡文六斿皂蓋青裏駕一馬副車亦如之 闕 及公侯
子陪列郊天則乘之宗廟小祀乘軺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詔儀
曹令李韶監造車輅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捃採古事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
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迎太尉陪
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雁行前驅皮軒闟戟芝蓋
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葭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
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
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二至郊天地四節祠五帝或
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親行樂如鍾懸以爲迎送之節焉

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雁行更爲方陳鹵簿列步騎內外爲四
重列樹建旌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鉀騎內
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使列乘輿前兩廂
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純黑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中宮僕剌列車輿朽敗自
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
后令曰付尚書量議太常卿穆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
議案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
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翟后
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
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
其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

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輅名宜存彫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缺通經叨參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輅彫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饗賓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蠶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榬文畫軿黃金塗五末蓋瓜在右騑駕三馬阮諶禮圖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乘之以助祭山軿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軿車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閤輿后出入閤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騩案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小異其大較略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莊美司馬彪以爲孔子所謂乘殷之輅即此之謂也案阮氏圖桑車亦飾以雲母晉之雲母車即是一與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軿車案圖飾之以紫紺罽軿車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入閤輿與蠶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蠶與周之蠶車其形相似竊以爲秦滅周制百事刱革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叡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今輒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事以爲

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罽輧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罽輧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賓客及朝見於王之乘竊以爲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略又今之皇居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即事考實亦宜闕廢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寔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制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乂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欽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右丞元洪昭考功郎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韡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頴左民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邢晏高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韋朏鄭季期國子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荆寶王令儁吳珍之宋婆羅劉燮高顯邕杜靈儁張文和陳智顯楊渴侯趙安慶賈天度艾僧欝呂太保王當百槐貴等五十人議以爲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爲一代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爲疑重集羣官並從今議唯恩裁決靈太后令曰羣官以後議折中

者便可如奏

太祖天興元年冬詔儀曹郎董謐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六年又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爲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宮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條章粗備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奉詔定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未有斯制輒勅禮官詳據太學博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璪玉五綵配飾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玉黑衣白輅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既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證

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永平中以禮讖并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續漢禮儀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爲允靈太后令曰太傅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既綜明儀彌悉其事便可諮訪以決所疑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懌給事黃門侍郎韋延祥奏謹案前勅制五時朝服嘗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等議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爲允尚書以禮式不經請訪議事奉勅付臣令加考決臣以爲帝王服章方爲萬世

則不可輕裁請更集禮官下省定議蒙勑聽許謹集門下及學官以上四十三人尋考史傳量古校今一同國子前議幘隨服變冠冕弗改又四門博士臣王僧奇蔣雅哲二人以爲五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謂從國子前議爲允靈太后令曰依議

卷一百八之四　禮志四之四第十三終

琴川毛扆藏氏圖庭南南

魏書卷一百九

樂志五第十四

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爲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蕢桴葦籥其來自久伏羲絃琴農皇制瑟垂鐘和磬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轅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五英大章韶夏護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易俗也故在易之豫義明崇德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周禮圜鍾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沽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之六變天神可得而降矣函鐘爲宮大簇爲角沽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變地祇可得而禮矣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

琴川毛扆藏氏圖庭南南

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奏之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所以協三才寧萬國也凡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慝濫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姦聲感人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又有韎昧任禁之樂以娛四夷之民斯蓋立樂之方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爛漫靡靡之樂興焉周之衰也諸侯力爭淫慝滋甚競其邪忘其正廣其器蔑其禮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今晉平公聞清角而顛隕魏文侯聽古雅而眠睡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虧矣大樂感於風化與世推移治國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隨時隆替不常厥聲延陵歷聽諸國盛衰必舉蓋所感者著所識者深也樂之崩矣秦始滅學經亡義絕莫採其眞人重協俗世貴順耳則雅聲古器幾將淪絕漢興制氏但識其鏗鏘鼓舞不傳其義而於郊廟朝廷皆協律新變雜以趙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昱上書切諫丙强昱武顯著當時通儒達士所共歎息矣後漢東平王蒼總議樂事頗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及黃巾董卓以後天下喪亂諸樂亡缺魏武既獲杜夔令其考會古樂而柴玉左延年終以新聲寵愛晉世荀勗典樂與郭夏宋識之徒共加研集謂爲今古而阮咸譏之金行不永以至亡敗哀思之來便爲驗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

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爲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苻堅旣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爲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旣初撥亂未遑刱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及追曾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太始祖之業後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爲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內壇西備列金石樂其皇帝入兆內行禮成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

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脩雜伎造五兵角觝麒麟鳳凰仙人長虵白象白虎及諸異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長趫緣

橦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太宗初
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鍾鼓之節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
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
設於樂署
高宗顯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爲務古樂音制罕
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務正音聲時
司樂上書典章有闕求集中祕羣官議定其事乃訪吏民有能體
解古樂者與之脩廣器數甄立各品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於
時卒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
歌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並爲歌章戒勸上下皆宣之管絃
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美
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
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禪增鐘
縣鏗鏘之韻
十五年冬高祖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
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於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
遲正聲頓廢多好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官失守
今方釐革時弊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寔
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遂簡置焉
十六年春又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
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
韶九奏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

子忘味於聞韶正樂於反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採音韻
粗有篇條自魏室之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
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定治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太樂奏
其職司求與中書參議攬其所請愧感兼懷然心喪在躬未忍闕
此但禮樂事大乃爲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
閭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聞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
採古今以備茲典其內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參議也閭歷年考度
粗以成立遇遷洛不及精盡未得施行尋屬高祖崩未幾閭卒
先是閭引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樂事正始
元年秋詔曰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變理音準其書二卷并表
悉付尚書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可依其請八座已下四門博士
以上此月下旬集太樂署考論同異博採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

十月尚書李崇奏前被旨勑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
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勑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六樂該深五
聲妙遠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已降
莫有詳之今既草刱悉不窮解雖微有詰論略無究悉方欲商搉
淫濫作範將來寧容聊爾一試便垂竹帛今詩依前所召之官并
博聞通學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窮音律辨括權衡若可施
施用別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復表言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天光宅世祖太武
皇帝革靜荒嶋廓寧宇內凶醜尚繁戎軒仍動制禮作樂致有闕
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鍾後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以興言
感簫韶而忘味以故中書監高閭博識明敏文思優洽紹蹤成均
寔允所寄乃命閭廣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

陰陽以制聲律鐘石管絃略以完具八音聲韻事別粗舉值遷邑
綜灑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就果自爾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虛
懸宮商未會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鴻烈以金石未協詔臣緝
理謹即廣搜秬黍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鐘
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進所獻古
銅權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揔若
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
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吳夷
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
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
惟皇魏四祖二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文
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
其得失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度徽雅神賞入微淹讚
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之美昔晉中書監荀
勗前代名賢受命成均委以樂務崇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
豈遠乎哉又先帝明詔內外儒林亦任高閭申請今之所須求依
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詔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以宣風化以
通明神理萬品贊陰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詳之可令太常卿
劉芳亦與主之永平二年秋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
奏言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
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
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
治定之盛事光贊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
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

等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可芳上尚書言詞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不可決於數人今請更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典據資決元凱然後營制肇及尚書邢巒等奏許詔可於是芳主脩營時揚州民張陽子義陽民兒鳳鳴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顯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聲管絃登歌聲調芳皆請令教習參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敎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編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詔芳與待中崔光郭祚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聞樂者感物移風諷氓變俗先王所以敎化黎

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淸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圓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食貨志六第十五

夫爲國爲家者莫不以穀貨爲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于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饑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飢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爲本使東平公儀墾闢河北自五原至于楗陽塞外爲

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徙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爲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饑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即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脩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物膳府

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細繭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䴥二年帝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

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伐焉耆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懷貨一時降款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環詭之物億萬已上是時方隅未剋帝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眞君中恭宗下令脩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

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爲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彊劣而罰之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一尺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玟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鍜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載吐耀含眞纖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

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太官厨食以終其身

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遷言劉或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旣臨其境青冀懷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爲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資用今頗罷之臣愚以爲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

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兗陝徐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并肆岐涇荆涼梁汾秦安營豳夏光郢東秦司州萬年鴈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郡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秦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連芳縣咸陽郡之密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畆婦人二十畆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畆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畆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畆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

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畆婦人五畆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癃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畆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畆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畆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彊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彊謹者隣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一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

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匹爲工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隣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筭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洊降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盍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彊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殖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革舊從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爲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爲粥於衢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間甚多餓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鋒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者

皆有差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爲牧地畜産滋息焉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阿爲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爲群寇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爲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爲工故常鍊鍛爲刀送於武庫

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賚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自徐楊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

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爲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川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爲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薛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爲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

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愼如有耗損其陪徵河中闕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旣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塡所損今始開刱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羸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尚書崔休以爲刳木爲舟用興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爲偉談方舟蜀漢酈生稱爲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勰之功事高晉世其爲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檝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實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秦東州親逕驗斯損益不可同年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檝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脩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卽求開興脩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迹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閑月令疎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效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稟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剏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稟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晉秦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饑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彊者專

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爲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彊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爲廣自尒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啟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爲允詔依琛計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姦息暴斷遣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煑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爲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

貿遷頗隔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㝢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霸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刱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罕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兖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

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人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質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貿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繩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雜眼鑞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屢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二年冬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年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賞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

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redacted]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禁斷恐人交乏絕幾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羣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魏書卷一百一十 食貨志六第十五 終

甯波出版社 氏園定制出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刑罰志七第十六

二儀既判壹雍本作彙品生焉五才兼用廢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愛惡陰陽所育稟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之秋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率神祇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樂之心應感而動動而逾變淳化所陶下以惇朴故異章服畫衣冠示恥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銳姦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賞故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告災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則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於夏蓋有損益周禮建三典刑邦國以五聽求民情八議以申之三刺以審之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

甯波出版社 氏園定制出

宥不識宥過失宥遺忘赦幼弱赦耄耋赦惷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呂侯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增矣夫疑獄汜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愛民如此刑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逮於戰國競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議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風俗凋薄號爲虎狼及於始皇遂兼天下毀先王之典制挾書之禁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姦僞並生赭衣塞路獄汗淹積囹圄成市於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漢祖入關蠲削煩苛致三章之約文帝以仁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孝武世以姦宄滋甚增律五十餘篇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者天下之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治獄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宣帝善之痛乎獄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獄所以求生今之立獄所以求殺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國爲廷尉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後漢二百年間律章無大增減魏武帝造甲子科條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罰金之坐除婦人加笞之制晉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詔車騎賈充集諸儒學刪定名例爲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餘條晉室喪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然後吏清政

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故權舉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禮俗純朴刑禁疎簡宣帝南遷復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穆帝時劉聰石勒傾覆晉室帝將平其亂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民乘寬政多以違命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駭平文承業綏集離散

昭成建國二年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逆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備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初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於民者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知其若此乃鎮之以玄默罰必從輕光庶欣戴焉然於大臣持法不捨季年災異屢見太祖不豫綱紀褫頓刑罰頗爲濫酷

太宗卽位脩廢官恤民隱命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庶政復有敘焉帝旣練精庶事爲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卽位以刑禁重神廳中詔司徒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分大辟爲二科死斬死入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投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民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稾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

百日乃決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歲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奏其表是後民官瀆貨帝思有以肅之太延三年詔天下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凡庶之凶悖者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取豪於閭閻而長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貪暴猶自若也時興駕數親征討及行幸四方眞君五年命恭宗總百揆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凝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啟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並脩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徙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戚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古經義論決之初盜律贓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贓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詔曰刑網太密犯者更衆朕甚愍之其詳案律令務求厥中有不便於民者增損之於是游雅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盜律復舊加故縱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有司雖增損條章猶未能闡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舊式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王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

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有官疵失其所窮治有司苦加訊惻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賊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賀上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謫守邊戍詔從之

顯祖即位除口誤開酒禁帝勤於治功百寮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高祖猶躬覽萬機刑政嚴明顯拔清節沙汰貪鄙牧守之廉潔者往往有聞焉

延興四年詔自非大逆干紀者皆止其身罷門房之誅自獄付中書覆案後頗上下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平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於是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詰之盡從中璽詔自是事咸精詳下莫敢相罔

顯祖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常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覆鞫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羣臣頗以為言帝曰獄滯雖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圄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由是囚繫雖淹滯而刑罰多得其所又以赦令屢下則狂愚多僥幸故自延興終於季年不復下赦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陷之則先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絕命於杖下顯祖知其若此乃為之制其捶用荊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拷悉依令皆從於輕簡也高祖馭宇留心刑法故事斬者皆裸形伏質入死者絞雖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詔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姦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務從寬仁司徒元丕等奏言聖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

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謹議大逆及賊各棄市
祖斬盜及吏受賕各絞刑蹕諸侮師又詔曰民由化穆非嚴刑所
制防之雖峻陷者衆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媟
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今具爲之制
三年下詔曰治因政寬弊由網密今候職干數姦巧弄威重罪受
賕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罷之於是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
防諠鬬於街術吏民安其職業先是以律令不具姦吏用法致有
輕重詔中書令高閭集中祕官等脩改舊文隨例增減又敕羣官
參議厥衷經御刊定五年冬訖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
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
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獄乃爲重枷大幾
圍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更使壯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
以誣服吏持此以爲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
辟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祿制
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糾守宰
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絕帝哀矜
庶獄至於奏讞率從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京師決死獄歲竟
不過五六州鎮亦簡
十一年春詔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而律不遜父母罪止髡刑
於理未衷可更詳改又詔曰前命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
在律策違失周書父子異罪推古求情意甚無取可更議之刪除
繁酷秋八月詔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極默坐無太半之校罪有
死生之殊可詳案律條諸有此類更一刑定冬十月復詔公卿令
參議之

十二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又無朞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格

世宗即位意在寬政正始元年冬詔曰議獄定律有國攸慎輕重損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憲刊革令軌但時屬征役未之詳究施於時用猶致疑舛尚書門下可於中書外省論律令諸有疑事斟酌新舊更加思理增減上下必令周備隨有所立別以申聞庶於循變協時永作通制

永平元年秋七月詔尚書檢枷杖大小違制之由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尚書邢巒尚書李平尚書江陽王繼等奏曰臣聞聞王者繼天子物爲民父母導之以德化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務於三訊五聽不以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蒼生恩侔天地疏網改祝仁過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慈民命之或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之深漢文惻隱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掠諸犯年刑已上枷鎖流徙已上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杻重械又無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爲恒法進乖五聽退違令文誠宜案劾依旨科處但踵行已久計不推坐檢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頸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彊弱加之拷掠不聽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未幾獄官肆虐稍復重大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階當

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延昌二年春尚書邢巒奏竊詳王公已下或析體宸極或著勲當時咸胙土授民維城王室至於五等之爵亦以功錫雖爵秩有異而號擬河山得之至難失之永墜刑典既同名復殊絶請議所宜附爲永制詔議律之制與八座門下參論皆以爲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復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于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詔從之其年秋符璽郎中高賢弟員外散騎侍邵仲賢叔司徒府主簿大珍等坐弟季賢同元倫逆除名爲民會赦之後被旨勿論尚書邢巒奏案季賢既受逆官爲其傳檄規扇幽瀛遘茲禍亂據律準犯罪當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賴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於其爲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屬相及體既相及事同一科豈有赦前皆從流斬之罪赦後獨除反者之身又緣坐之罪不得以職除流且貨賕小愆寇盜微戾贓狀露驗者會赦猶除其名何有罪極裂冠釁均毀冕父子齊刑兄弟共罰赦前同斬從流赦後有復官之理依律則罪合孥戮準赦則例皆除名古人議無將之罪者毀其室溷其宮絶其蹤滅其類其宅猶棄而況人乎請依律處除名爲民詔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員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聽復仕

三年尚書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費羊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子與同城人張回爲婢回轉賣於鄃縣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狀案盜律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回故買羊皮女謀以轉賣

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謂兩人詐取他財今羊皮賣女告回稱良張回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兩各非詐此女雖父賣爲婢體本是良回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賣者既以有罪買者不得不坐但賣者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尊卑不同故罪有異買者知良故買又於彼無親若買同賣者即理不可何者賣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非掠從其眞買暨於致罪刑死大殊明知買者之坐自應一例不得全如均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咎也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之義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別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依此律文知人掠良從其宜買罪止於流然其親屬相賣坐殊凡掠至於買者亦宜不等若處同流坐於法爲深準律斟降合刑五歲至如買者知是良人決便眞賣不語前人得之由緒前人謂眞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洞罔知所在家人追贖求訪無處永沈賤隸無復良期案其罪狀與掠無異且法嚴而姦易息政寬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謂買人親屬而復決賣不告前人良狀由緒處同掠罪太保高陽王雍議曰州處張回專引盜律檢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證明然去盜遠矣今引以盜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爲乖當如臣均之議知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羣盜彊盜無首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此自無正條引類以結罪臣鴻以轉賣流漂罪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沈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準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彊盜之一科

從令謀殺之與彊盜俱得爲例而似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姦盜之本非謂市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刑窮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皆以發意爲首明賣買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下云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爲元首張回爲從坐首有沾刑之科從有極默之戾推之憲律法用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詳臣鴻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得良人而復眞賣不語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既一爲婢賣與人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爲可原轉賣爲難恕張回之愆宜鞭一百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敦風厲俗以德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酬賣直詔曰羊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回雖買之於父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皆不持訊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鞫宗正約以舊制尚書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於天下其屬籍疎遠蔭官甲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爲定式詔曰雲來綿遠繇衍世滋植籍宗氏而爲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無不訊之格而坐相矯恃以長違暴諸在議請之外可悉依常法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監王靖等上言檢除名之例依律文獄成謂處罪案成者寺謂犯罪逕彈後使覆檢鞫證定刑罪狀彰露案署分兩獄理是成若使案雖成雖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狀未盡或邀留擂鼓或門下立疑更付別使者可從未成之條其家人陳訴信其專辭而阻成斷便是曲遂於私有乖公體何者五詐既窮六備已立僥倖之輩更起異端進求延罪於漏刻退希不測之恩宥辨以惑正曲以亂直長民姦於

下噶國法於上竊所未安大理正崔纂評楊機丞甲休律博士劉安元以爲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裨而疑有姦欺不直於法及訴寃枉者得攝訊覆治之檢使處罪者雖已案成御史風彈以痛誣伏或拷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彊逼成罪家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不輕理須訊鞫既爲公正豈疑於私如謂規不測之澤抑絶訟端則枉滯之徒終無申理若從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然未判經赦及覆治理狀眞僞未分承前以來如此例皆得復職愚謂經奏遇赦及已覆治得爲獄成尚書李韶奏使雖結案處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訴枉尚書納辭連解下鞫未檢遇宥者不得爲案成之獄推之情理謂宜纂等議爲允詔從之

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廷尉卿裴延儁上言法例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置梟首其延陵法權等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惑衆事在赦後亦合死坐正崔纂以爲景暉云能變爲蛇雉此乃傍人之言雖殺暉爲無理恐赦暉復惑衆是以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朝不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小兒口尚乳臭舉動云爲並不關已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橫生粉墨所謂爲之者巧殺之者能若以妖言惑衆據律應死然更不破闕惑衆赦令之後方顯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於天下天下焉得不疑於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羅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凡律靈太后令曰景暉既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可謫略陽民餘如奏

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朞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未及判申憐母身喪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司徒曹參軍許琰謂州判爲允主簿李瑒駁曰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朞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既懷酖毒之心謂不可參隣人任計其母在猶宜闔門投畀況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禮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實足誡彼氓庶肅是刑章尚書蕭寶夤奏從瑒執詔從之

舊制直閤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官至於犯譴不得除罪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祿恤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閤等禁直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應異靈太后令準中正

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毆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爲良案輝無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奏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俠忿毆主傷胎雖律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爲兵天慈廣被不即施行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案鬬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

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一夕生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獄若以輝逃避便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參差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爲相不存鬬斃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妃等罪止於姦私若擒之穢席衆證分明即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闕案智壽口訴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於其夫則他家之母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於夫釁非兄弟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譁之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其乃不刑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朞親相隱之謂凡罪況姦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證論刑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無欺於耳目何得以非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昔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尚書元脩義以爲昔哀姜悖禮於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濫於陳國但責微舒而不非父母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關本屬況出適之妹豈及兄弟乎右僕射游肇奏言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於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姦狀罪止於刑並處極法準律未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爲猛又輝雖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重更詳議詔曰輝悖法者之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望擒獲容妃慧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且

已醮之女不應坐及昆弟但智壽慶和知妹姦情初不防禦招引
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理深其罰特敕門下結獄不拘恒司豈
得一同常例以爲通準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治本
納言所屬弗究悖理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違彼義途苟存執
憲殊乖任寄深合罪責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祿一時
孝昌已後天下淆亂法令不恒或寬或猛及尒朱擅權輕重肆意
在官者多以深酷爲能至遷鄴京畿羣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諸
彊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
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盜贓滿十匹已上魁首死
妻子配驛從者流侍中孫騰上言謹詳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
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苦違好
爲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相糾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

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典故
者矣臣以爲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獘必由峻法是以漢約
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
名國有常辟至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範隨時
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恐防之彌堅攻之彌甚
請諸犯盜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恒憲庶使刑殺折衷不得棄本從
末詔從之
天平後遷移草刱百司多不奉法貨賄公行興和初齊文襄王入
輔朝政以公平肅物大改其風至武定中法令嚴明四海知治矣

卷一百二十一　刑罰志七第十六　終

魏書卷一百二十二上

靈徵志八上第十七

帝王者配德天地協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是以克躬脩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惡之來報應如響斯蓋神祇眷顧告示禍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譴咎致休禎圓首之類咸納於仁壽然則治世之符亂邦之孽隨方而作厥迹不同耿自百王不可得而勝數矣今錄皇始之後災祥小大總爲靈徵志

地震

洪範論曰地陰類大臣之象陰靜而不當動動者臣下彊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太宗泰常四年二月甲子司州地震屋室盡搖動

世祖太延二年十一月丁卯并州地震
四年三月乙未京師地震
十一月丁亥幽兗二州地震
真君元年五月丙午河東地震
高祖延興四年五月鴈門崎城有聲如雷自上西引十餘聲聲止
地震
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太和元年四月辛酉京師地震
五月統萬鎮地震有聲如雷
閏月秦州地震殷殷有聲四年正月雍州氐民齊男王反
二年二月丙子兗州地震四年十月蘭陵民桓富反殺其縣令
七月丁卯并州地震有聲
三年三月戊辰平州地震有聲如雷野雉皆雊
十月丁卯京師地震五年二月沙門法秀謀反
四年五月巳酉并州地震
五年二月戊戌秦州地震
六年五月癸未秦州地震有聲
八月甲午秦州地震有聲如雷乙未又震
七年三月甲子秦州地震有聲
四月丁卯肆州地震有聲
六月甲子東雍州地震有聲
八年十一月丙申并州地震
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殷殷有聲
閏月丙午秦州地震

二月甲子京師地震丙寅又震
丙午秦州地震有聲
三月壬子京師及營州地震十二年三月中散梁衆保謀反
十九年二月己未光州地震東萊之牟平虞丘山陷五所一處有
水
二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
四月乙未營州地震十二月桓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謀反誅
二十二年三月癸未營州地震
八月戊子兗州地震
九月辛卯并州地震
二十三年六月乙未京師地震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庚午秦州地震
四年正月辛酉涼州地震
壬申并州地震
六月丁亥秦州地震
十二月辛巳秦州地震正始三年正月秦州民王智等聚衆二千
自號王公尋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爲主
正始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地震
六月乙巳京師地震
二年九月己丑恒州地震
三年七月己丑涼州地震殷殷有聲城門崩
八月庚申秦州地震九月夏州長史曹明謀反
永平元年春正月庚寅秦州地震三年二月秦州沙門劉光秀謀
反

九月壬辰青州地震殷殷有聲
二年正月壬寅青州地震
四年五月庚戌恒定二州地震殷殷有聲
十月己巳恒州地震有聲如雷
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恒州之繁
畤桑乾靈丘肆州之秀容鴈門地震陷裂山崩泉湧殺五千三百
一十人傷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馬雜畜死傷者三千餘後尒
朱榮彊擅之徵也
十月壬申秦州地震有聲
十一月己酉定肆二州地震
十二月辛未京師地震東北有聲
二年三月己未濟州地震有聲
閏月丙戌京師地震
三年正月辛亥有司奏肆州上言秀容郡敗城縣自延昌二年四
月地震於今不止尒朱榮朱徵也
四年正月癸丑華州地震
十一月甲午地震從西北來殷殷有聲丁酉又地震從東北來
肅宗熙平二年十二月乙巳秦州地震有聲
正光二年六月秦州地震有聲東北引五年莫折念生反
三年六月庚辰徐州地震孝昌元年元法僧反
孝靜武定三年冬并州地震
七年夏并州鄉郡地震
山崩
鴻範論曰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

所也

太祖天錫六年春三月恒山崩

世祖太延四年四月巳酉華山崩其占曰山嶽配天猶諸侯之係天子山嶽崩諸侯有亡者沮渠牧犍將滅之應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乙丑齊州山茌縣太陰山崩飛泉湧出殺一百五十九人

四年十一月丁巳恒山崩

正始元年十一月癸亥恒山崩

延昌三年八月辛巳兗州上言泰山崩頹石湧泉十七處泰山帝王告成封禪之所也而山崩泉湧黜而陰盛岱又齊地也天意若曰當有繼齊而興受禪讓者齊代魏之徵也

大風

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澌城異風

太宗永興三年二月甲午京師大風五月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

十一月丙午又大風五年河西叛胡曹龍張大頭等各領部衆二萬入蒲子

四年正月癸卯元會而大風晦冥乃罷

五年十一月庚寅京師大風起自西方

神瑞元年四月京師大風

二年正月京師大風三月河西飢胡反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盟主

世祖太延二年四月甲申京師暴風宮墻倒殺數十人

三年十二月京師大風揚沙折樹

眞君元年二月京師有黑風竟天廣五丈餘四月庚辰沮渠無諱
寇張掖禿髮保周屯于刪丹嶺
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壬午京師大風晦冥
高祖延興五年五月京師赤風
太和二年七月庚申武川鎮大風吹失六家羊角而上不知所在
壬戌雍州赤風
三年六月壬辰相州大風從酉上來發屋折樹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大風
八年三月冀定相三州暴風
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六州暴風
九年六月庚戌濟洛肆相四州及靈丘廣昌鎮暴風折木
十二年五月壬寅京師連日大風甲辰尤甚發屋拔樹
六月壬申京師大風
十四年七月丁酉朔京師大風拔樹發屋
二十三年八月徐州自甲寅至己未大風拔樹
閏月庚申河州暴風大雨雹
世宗景明元年二月癸巳幽州暴風殺一百六十一人
三年閏月甲午京師大風拔樹發屋吹折閶闔門闕
九月丙辰幽岐梁東秦州暴風昏霧拔樹發屋
四年三月己未司州之河北河東正平平陽大風拔樹
正始元年七月戊辰東秦州暴風拔樹發屋
二年二月癸卯有黑風羊角而上起於柔玄鎮蓋地一頃所過拔
樹甲辰至於營州東入於海
四年五月甲子京師大風

永平元年四月壬申京師大風拔樹八月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
愉據州反
三年五月巳亥南秦州廣業仇池郡大風發屋拔樹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京師暴風從西北來發屋折樹
肅宗熙平二年九月瀛州暴風大雨自辛酉至於乙丑
正光三年四月癸酉京師暴風大雨發屋拔樹
四年四月辛巳京師大風
孝昌二年五月丙寅京師暴風拔樹發屋吹平昌門扉壞永寧九
層揵折於時天下所在兵亂
前廢帝普泰元年夏大風雨吹普光寺門屋於地
孝靜武定七年三月潁川大風
大水

漢範論曰大水者皆君臣治失而陰氣稽積盛彊生水雨之災也
太祖天錫三年八月霖雨大震山谷水溢
太宗泰常三年八月河內大水
世祖延和元年六月甲戌京師水溢壞民廬舍數百家
真君八年七月平州大水
高祖太和二年夏四月南豫徐兗州大霖雨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大水
八月徐東徐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臨濟四鎮大水
九年九月南豫朔二州各大水殺千餘人
二十二年戊午兗豫二州大霖雨
二十三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徐豫兗東豫八州大水
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青齊南青光徐兗豫東豫司州之潁川汲郡

大水平隰一丈五尺民居全者十四五
正始二年三月青徐州大雨霖海水溢出於青州樂陵之隰沃縣
流漂一百五十二人
永平三年七月州郡二十大水
延昌元年夏京師及四方大水
二年五月壽春大水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徐州大水
二年九月冀瀛滄三州大水
正光二年夏定冀瀛相四州大水
孝昌三年秋京師大水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庚午京師大水穀水氾溢壞三百餘家
孝靜元象元年定冀瀛滄四州大水
興和四年滄州大水
湧泉
太宗泰常五年十二月壬辰湧泉出于平城
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鴈門泉水穿石湧出
前廢帝普泰元年秋司徒府太倉前井並溢占曰民遷流之象永
熙三年十月都遷於鄴
孝靜天平四年七月泰州井溢
元象元年二月鄴城西南有枯井溢
雨雹
鴻範論曰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此言陽專而陰脅之陰
專而陽薄之不能相入則轉而爲雹猶臣意不合於君心也
高祖延興四年四月庚午涇州大雹傷稼

承明元年四月辛酉青齊徐兗大風雹
八月庚申并州鄉郡大雹平地尺草木禾稼皆盡
癸未定州大雹殺人大者方圓二尺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雍青二州大雨雹殺麞鹿
四年五月癸酉汾州大雨雹
六月乙巳汾州大雨雹草木稼雉兎皆死
七月甲戌暴風大雨雹起自汾州經并相司兗至徐州而止廣十里所過草木無遺
正始二年三月丁丑齊濟二州大雹雨雪
永平二年五月庚子南秦廣業郡大雨雹殺鳥獸禾稼
雪
鴻範論曰春秋之大雨雪猶庶徵之恒雨也然尤甚焉夫雨陰也雪又陰也大雪者陰之積積盛甚也一日與大水同冬故爲雪耳
世祖始光二年十月大雪數尺
真君八年五月北鎮寒雪人畜凍死是時爲政嚴急
高祖太和四年九月甲子朔京師大風雨雪三尺
世宗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鎮大雨雪
四年二月乙卯司相二州暴風大雨雪
九月壬申大雪
肅宗正光二年四月柔玄鎮大雪
霜
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夏先大霜
太祖天賜五年七月冀州霣霜

世祖太延元年七月庚辰大霣霜殺草木
高宗和平六年四月乙丑霣霜
高祖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及枹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鎮並大霜禾豆盡死
六年四月潁川郡霣霜
七年三月肆州風霜殺菽
九年四月雍青二州霣霜
六月洛肆相三州及司州靈丘廣昌鎮霣霜
十四年八月乙未汾州霣霜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丙子夏州霣霜殺草
六月丁亥建興郡霣霜殺草
八月乙亥雍并朔夏汾五州司州之正平平陽頓桑風霣霜
二年三月辛亥齊州霣霜殺桑麥
四年三月壬戌雍州霣霜殺桑麥
辛巳青州霣霜殺桑麥
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鎮霣霜
六月辛卯懷朔鎮霣霜
七月戊辰東秦州霣霜
八月庚子河州霣霜殺稼
二年四月齊州霣霜
五月壬申恒汾二州霣霜殺稼
七月辛巳豳岐二州霣霜
乙未敦煌霣霜
戊戌恒州霣霜

三年六月丙申安州霣霜
四年三月乙丑豳州頻霣霜
四月乙卯敦煌頻霣霜
八月河州霣霜
永平元年三月乙酉岐豳二州霣霜
巳丑并州霣霜
四月戊午敦煌霣霜
二年四月辛亥武州鎮霣霜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河南八州霣霜
肅宗熙平元年七月河南北十一州霜
無雲而雷
鴻範論曰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也雷託於雲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故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臣民也
顯祖皇興元年七月東北無雲而雷
二年七月東北有聲如雷
世宗延昌元年二月巳酉有聲起東北南引殷殷如雷二聲去而止
鼓妖
世祖太延四年十月辛酉北有聲如大鼓西北行
雷
鴻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常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猶國也君安國亦安君害國亦害不當雷而雷皆失節也
世祖神䴥元年十月巳酉雨雷電

太延三年十月癸丑雷
四年十一月丁亥雷
高祖太和三年十一月庚戌豫州雷雨
戊申豫州大雷雨平地水三寸
四年十月戊戌雷
七年十一月辛巳幽州雷電城內盡赤
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辛卯涼州雷七發聲
三年十二月己巳夜雷九發聲
正始元年十一月甲寅秦齊荊朔四州雷電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壬寅雷
震
春秋震夷伯之廟左丘明謂展氏有隱慝焉劉向以爲夷伯世大
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也
太祖天賜六年四月震天安殿東序帝惡之令左校以衝車攻殿
東西兩序屋毀之帝竟暴崩
顯祖皇興二年十一月夜震電
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震東廟東中門屋南鴟尾
霧
班固說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
四者皆失則區瞀無識故其咎霧
世祖太延四年正月庚子雨土如霧于洛陽
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六日不開到甲夜仍復
濃密勃勃如火烟辛慘人鼻
世宗景明三年二月己丑秦州黃霧雨土覆地

八月己酉濁氣四塞

四年八月辛巳涼州雨土覆地亦如霧

正如二年正月己丑夜陰霧四塞初黑後赤

三年正月辛丑土霧四塞

九月壬申黑霧四塞

延昌元年二月甲戌黃霧蔽塞時高肇以外戚見寵兄弟受封同

漢之五侯也

桃李花

庶徵之恒燠劉向班固以冬亡氷及霜不殺草之應京房易傳曰

夏暑殺人冬則物華實

世祖真君五年八月華林園諸果盡花

高祖延興五年八月中山桃李花

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齊淵家杜樹結實既成一朝盡落花葉復

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狀

世宗景明四年十一月齊州東清河郡桃李花

延昌四年閏十月辛亥京師柰樹花

火不炎上

鴻範論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

其性而爲災

高宗太安五年春三月肥如城內大火官私廬舍焚燒略盡唯有

東西二寺佛圖像舍火獨不及

高祖太和八年五月戊寅河內沁縣澤自然稍增至百餘步五日

乃滅

世宗景明元年三月乙巳恒岳祠災

肅宗正光元年五月鈞盾禁災

孝昌二年夏幽州遒縣地然

三年春瀛州城內大火燒三千餘家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九層佛圖災既而時人咸言有人見佛圖飛入東海中永寧佛圖靈像所在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渤海齊獻武王之本封也神靈歸海則齊室將興之驗也

三月并州三級寺南門災

孝靜天平四年秋鄴閶闔門東闕火

武定三年冬汾州西河北山有火潛行地下熱氣上出

黑眚黑祥

世祖始光二年正月甲寅夜天東南有黑氣廣一丈長十丈占有兵二月慕容渴悉隣反於北平

顯祖皇興三年正月河濟起黑雲廣袤至掩東陽城上昏暗如夜既而東陽城潰

世宗景明三年九月己卯黑氣四塞甲辰揚州破蕭衍將張囂之斬級二千

赤眚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丁未夜有三白氣從地出須臾變爲黃赤光明照地

十六年九月丁巳昏時赤氣見於西北長二十丈廣八九尺食頃乃滅

世宗延昌元年三月丙申有赤氣見於天自卯至戌

肅宗正光元年十一月辛未西北赤氣竟天畔似火氣京師不見涼州以聞

三年九月甲辰夜西北有赤氣似火燭東西一匹餘北鎮反亂之徵

五年五月癸酉申時北有赤氣東西竟天如火燭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巳丑有赤氣如霧從顯陽殿階西南角斜屬步廊高一丈許連地如絳紗幔自未至戌不滅帝見而惡之終有幽崩之禍

孝靜天平三年正月巳亥戌時東方有赤氣可三丈餘三食頃而滅

青眚

莊帝永安三年六月甲子申時辰地有青氣廣四尺東頭緣山西北引至天半止西北戌地有黑赤黃雲如山峯頭有青氣廣四尺許東南引至天半二氣相接東南氣前散西北氣後滅亦帝執崩之徵也

夜妖

班固說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蜮螣之孽

世宗正始元年六月乙巳晦

八月甲辰晝晦

人痾

劉歆說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貌醜惡也班固以爲六畜謂之旣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

太宗永興三年民烏蘭喉下生骨狀如羊角長一尺餘

高祖太和十六年五月尚書李沖奏定州中山郡母極縣民李班

虎女獻容以去年九月二十日右手大拇指甲下生毛九莖至十月二十日長一尺二寸

肅宗熈平二年十一月己未并州表送祁縣民韓僧眞女令姬從母右脇而生靈太后令付掖庭

正光元年五月戊戌南兗州下蔡郡有大人跡見行七步跡長一尺八寸廣七寸五分

高祖延興三年秋秀容郡婦人一産四男四産十六男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丁卯京師民家妻産男一頭二身四手四脚三耳

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幸侍中省日入六鼓見一鬼衣黃褶袴當戶欲入帝以爲人叱之而退問諸左右咸言不見唯帝與道登見之

顯祖皇興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

世宗永平三年四月平陽之禽昌襄陵二縣大疫自正月至是月死者一千七百三十人

金沴

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銅像汗流於地

永安普泰永熈中京師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國有事變時咸畏異之

永安三年二月京師民家有二銅像各長尺餘一廁下生白毫四一頰傍生黑毛一

龍虵之孽

鴻範論曰龍鱗蟲也生於水雲亦水之象陰氣盛故其象至也人君下悖人倫上亂天道必有篡殺之禍

世祖神麚三年三月有白龍二見于京師家人井中
眞君六年二月丙辰有白龍見于京師家人井中龍神物也而屈
於井中皆世祖暴虐之徵也
肅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龍如狗南走至宣陽門躍而上穿門樓
下而出魏衰之徵也
莊帝永安二年晉陽龍見於井中久不去莊帝暴崩晉陽之徵也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有龍跡自宣陽門西出復入城乙卯
羣臣入賀帝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君臣上下克己
爲治未足恃此爲慶

馬禍

鴻範論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也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恒州獲白駒[illegible]毛六一尺[illegible]

毛

正光元年九月沃野鎮官馬爲蟲人耳死者十四五蟲似蝟長五
寸已下大如櫡

牛禍

鴻範論易曰坤爲牛坤土也土氣亂則牛爲怪一曰牛禍其象宗
廟將滅一曰轉輸煩則牛生禍
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言長樂郡牛生犢一頭二面三口三
目三耳

羊禍

鴻範論曰君不明失政之所致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肆州上言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二身一
牝一牡三耳八足尋高祖崩六輔專事

世宗正始元年七月鄴善鎮送羊羔一頭兩身八脚

二年正月鄴善鎮送八脚羊

延昌四年五月薄骨律鎮上言羊羔一頭六足兩尾

豕禍

京房傳曰凡妖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

豕身者邑且亂亡

高祖延興元年九月有司奏豫州刺史臨淮公王讓表有猪生子

一頭二身八足

世宗景明四年九月梁州上言犬豕交

正始四年八月京師猪生子一頭四耳兩身八足

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言陽平戍猪生子頭面似人頂有肉髻體

無毛靈太后幼主傾覆之徵也

鷄禍

鴻範論曰京房傳曰鷄小畜猶小臣也角者兵之象在上君之威

也此小臣執事者將秉君之威以生亂不治之害

高祖太和元年夏五月有司奏京師有雌雞二頭上生冠如角與

衆雞異是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徵

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鷄雛四足四翼語在崔光傳

八月司州上言河内民席衆家鷄雛近尾上復有一頭口目具二

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是時世宗頗任羣小更有朋黨

邪佞干政之驗

延昌四年十二月洛州上言魏興太守常矯家黄雌鷄頭上肉角

大如棗長寸三分角上生聚毛長寸半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兆家鷄雄雌二各頭上生兩

角其毛雜色上聳過冠時靈太后臨朝專政

羽蟲之孽

鴻範論曰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

太宗泰常三年十一月京師獲白梟

肅宗正光二年八月巳卯獲禿鶖具於殿內

孝昌二年四月民有送死鴨雛一頭兩身四足四翅兩尾

孝靜天平二年三月雄雉飛入尚書省殿中獲之

蝗蟲螟

鴻範論曰刑罰暴虐取利於下貪饕無厭以興師動衆取邑治城而失衆心則蟲爲害矣

高祖太和五年七月敦煌鎮蝗秋稼略盡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蚜蚄害稼

八月徐東徐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臨濟四鎮蝗害稼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蝗害稼

八年三月冀州相三州蚜蚄害稼

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平七州蝗

六月乙巳相齊光青四州蚜蚄害稼

十六年十月癸巳枹罕鎮蝗害稼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青齊徐兗光南青六州蚜蚄害稼

四年三月壬午河州大螟二麥無遺

五月光州蚜蚄害稼

六月河州大蝗

七月東萊郡蚜蚄害稼

正始元年六月夏司二州蝗害稼

四年四月青州步屈蟲害棗花
八月涇州黃鼠蝗蟲班蟲河州蚜蚨班蟲涼州司州恒農郡蝗蟲
並爲災
永平元年六月巳巳涼州蝗害稼
五年五月青州步屈蟲害棗花
七月蝗蟲京師蚜蚨
八月青徐光三州蚜蚨害稼三分食二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四州蚜蚨害稼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鬬長六十步廣四寸
赤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南十一月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
使內屬詔鎮南大將軍尉元納之大破賊將周凱等
高祖太和十年七月并州沿中張萬壽表建興薄澤縣民賈月成
以去四月中養蠶有繭綱成幕中有卷物似紙帶長四尺廣三寸
薄上復得黃繭二狀如履形
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喫人庇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
二十二人
毛蟲之孽
謂變常而爲異也
太祖登國中河南有虎七卧於河側三月乃去後一年蚍蜉白鹿
盡渡河北後一年河水赤如血此衛辰滅亡之應及誅其族類悉
投之河中其地遂空
孝靜元象元年正月有狼入城至硤石曹疑獲之
武定五年十二月北城銅爵臺上獲豹一
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髮時文明太后臨朝行多

不正之徵也

肅宗熙平二年自春京師有狐魅截人髮人相驚恐六月壬辰靈太后召諸截髮者使崇訓衛尉劉騰鞭之於千秋門外事同太和也

瑞圖外鎮王公刺史二千石令長酷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

太宗永興三年二月京師民趙温家有白鼠以獻

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鼠一尋死割之腹中有三子盡白

四年三月上幸西宮獲白鼠一

八月御府民張安獲白鼠一

神瑞二年五月帝獵于檻嶗山獲白鼠一平城獲白鼠二

六月平城獲白鼠二

八月豫章王嬰獲白鼠一

泰常元年十一月京師民獲白鼠一以獻

二年六月中山獲白鼠二

三年三月京師獲白鼠一

十一月京師獲白鼠一

世祖始光三年八月相州魏郡獲白鼠

太延元年八月鴈門獻白鼠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京師獲白鼠

世宗景明四年五月京師獲白鼠

正始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鼠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肆州表送白鼠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上 靈徵志八上第十七終

吳汝綱氏閱